

<<新城路100号(上.下)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新城路100号(上.下)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4355737

10位ISBN编号：7504355739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时间：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作者：施玮

页数：全二册

字数：43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内容概要

宇宙间的美到底从哪里来的？

这份美可遇不可求，一定不创生于我；逸份美可诗亦可歌，一定不限自宇宙。

天地有大美，宇宙有深情，自然有真意。

而万物中独有人之灵。

与这份大美、深情、真意相遇，便产生惊心动魄的美感、情致、义胆。

可见，美不是理性造物。

也非感性产物，而是比人更大的一种境遇，诚邀你谦卑进入。

没有灵气浩荡，没有灵性品格。

就没有文学的大美；没有灵魂的呼吸，没有灵性的眼睛，就没有文学的生命。

当宇宙向渺小倾俯。

当永恒向短暂垂爱，那一射，灵，如风般贯穿了书写者与阅读者。

文学，仅是留下脚印的沙滩。

## 作者简介

施玮：诗人，作家。

60年代生于上海。

祖籍江苏苏州。

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、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。

干过工厂技术员，团干党干、总裁助理、文化公司经理、诗歌编辑、书商等。

1996年底移居美国攻读学位。

现居洛杉矶，从事写作，出版及文化研究。

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，

书籍目录

上卷 被占领的卢西娜 / 北村 病故事 / 北村 躲藏 / 施玮 那夜, 风动 / 施玮 新城路100号 / 莫非  
爱筵 / 莫非 罩老的财富 / 区曼玲 上岸之后 / 区曼玲 歌手 / 小约翰 居室之恋 / 融融 我的文  
露 / 慕鸿 再相会 / 安然 易水寒 / 何西 黑猫 / 杨小娟 风铃 / 爱米 大寒 / 徐徐 小妮的幸福 /  
尧雨 兔女儿 / 鹤子 大风趣兮 / 鹤子 多云无雨 / 陈卫珍 黑发天使 / 曹蔡文洁 生命的风帆 / 曹  
蔡文洁 V城市的一天 / 山眼下卷 张生的婚姻 / 北村 出轨的中年女人 / 戴宁 纸爱人 / 施玮 喜  
鹊枕 / 陈卫珍 再飞的纸鸽 / 文屏 苍茫之夏 / 鹤子 玉指环 / 季芳 遗忘酒吧 / 但理 古典悲剧 /  
羊君 忘忧夜 / 叶子

## 章节摘录

被占领的卢西娜 北村 卢西娜靠着床的外侧躺着，以便她要吐痰时能够着痰盂。一柱残阳的光射在她身上，而床的内侧则陷在黑暗里。卢西娜的身体瘦得像一只纸做的折叠着的螳螂，她已经虚弱到了极点，连喘口气都吃力，更不用说下床取东西了。所以她只能简化生活，把该用的东西尽可能堆在床上，使床看起来杂乱无章，一股咸腥的臭味从那里弥漫出来。潮湿阴冷的被子裹着卢西娜柴禾一样的身子，但她的神志依然清晰，她能听到大街上热闹的人声、车声和咒骂声，警察抓小偷的声音。一阵纷沓的脚步，有人喊：抓住他！抓住他！抓住他！这些四川工整天不干活，偷了东西一撒手就不承认！卢西娜听见警车的笛声响起，夹杂了几声鞭炮，要过年了。看来卢西娜是挨不过这个冬天了，说不定挨不到春节。不过，回不回家过春节对于卢西娜而言已经毫无意义，她已一贫如洗。在这个城市里发财的四川人并不多，靠卖力气想发财无异于梦想树上突然长出只兔子来。卢西娜看过很多四川人出来时带了多少钱，回去时还是那么多钱。不过像卢西娜这么悲惨的大概也没几个，她患上了白血病，在简陋的工棚里熬着最后时光。射进房间的最后一抹残阳就要消失了，黑暗立刻就会一点一点地侵蚀进来，直到黑夜全部降临。不过这对街上的一切毫无影响，却仿佛以此为标志掀动了一个开关，各种灯光渐渐亮了起来，它把大街和楼房照射得甚至比白昼更明亮。喜欢寻欢作乐的人鱼贯而出，奔向酒楼，或者他们的温柔乡，这个城市提供了人们需要的一切娱乐，这在几年前还形成生活的一部分。卢西娜病倒之前不会留心听这种声音，她忙于每天十小时的工作，在一家鞋厂缝鞋帮，有时加班她要干上十八小时甚至更多。工人都是喜欢加班的，因为能赚得更多。多流点汗算什么，力气就像韭菜一样，割了还会再长起来，而钱花了就花了，谁也不能使它变多。现在卢西娜病倒了，什么也不能干了，连端个水都吃力，只好用耳朵听。窗外的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，一个妇女总是在太阳落山之前骂儿子：懒骨头，你都懒成精了，饿死和坐班房你选一样。接着两个男人在叹气，唉，现在要找工作难了，找个梯子上天还更容易。在卢西娜听来，悲凉的抱怨、叹气和绝望的咒骂声总是清晰的，而从那些灯红酒绿的地方发出来的声音却显得含糊不清，它是一种由车声、低微的笑声、说话声和一种说不清楚的声音混合成的喧嚣。它不清晰，以含混却一致的频率持续着，缺乏变化，却很长久，用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生命力穿透到近乎黎明，只有挨到这个时刻，被高烧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卢西娜才能闭上眼睛，疲惫不堪地睡上一个时辰。以前的卢西娜可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仅仅在两年前，刚刚发育完成的她就像成熟的番石榴，浑身上下透出浓烈的香味。她的家乡在川东的一个小村子里，那里除了长番石榴，别的庄稼很难成活。能跑的人都跑光了，听说去南边打工一年能赚几万元，回家盖房又开店，只要有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，无须人来招工，村里的年轻人自己跑掉了一半。刚刚发育的卢西娜不谙世事，对鸟鸣和流水的想象多于对未来生活重负的思索。在这个连一辆拖拉机都开不进来的村子，有一条河通过，岸边长着半人高的水草，风吹过来有如绸缎起伏，树枝上的番石榴成熟地压弯了枝桠，从上面掉下来，与充满腐殖质的泥土混合在一起，发出扑鼻的香气，还有牛粪的新鲜气息温热地在早晨的空气中飘荡。你只要在河边走上一圈，你的裤子就会沾满了水，在这种时候，空气都能解渴了。

## &lt;&lt;新城路100号(上.下)&gt;&gt;

卢西娜在河边放牛时会摘下山芋的嫩红花，吸吮里面的甜汁。

她幻想有一个小伙子能在河边和她一起喝山芋花蕊里的露水，她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抛下这么块好地方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远方去。

她看上了一个小伙子，他长着岩石一样硬的肌肉，和岩石一样沉默寡言。

十七岁的卢西娜开始想象她和他在一起时的生活，虽然她甚至叫不出他的大名，只晓得他是一个裁缝的儿子。

卢西娜的身体在日复一日中长大、变得丰满，一种莫可名状的渴望和躁动也越来越强烈。

卢西娜甚至对男女之事缺乏起码的了解，以为两人躺在一起就会生孩子，好像一朵蒲公英飘到另一朵上面。

但她仍能清晰地感到身体积蓄的力量在膨胀，藏在上衣下的胸脯毫无顾忌地鼓胀起来，等她明白过来，这样的变化能帮她实现心中朦胧的希望时，她不禁矫作起来。

他去哪里锄地，她就在那里放牛，可是他自始至终没有看她一眼。

有一天，这个人消失了。

有人说他也登上了去南边的火车。

卢西娜失望得像打了霜的芥菜，她立刻就要枯萎下去。

她在河边放牛割草，但她的希望就像河里的水一样流走了，纵然她的胸脯仍在鼓胀，心中蕴藏的爱情没有死去，但卢西娜觉得这一切都没意思了。

她不明白她心爱的人为什么也喜欢南边那个地方，他一走，就像提走行李一样，把她的幸福都带走了，一点也不剩。

卢西娜不是因为赚钱，而是因为寻找幸福来到这个城市的。

她打听了十几天，还是找不到他。

有一个同乡说一个月前看见他上了去另一个城市的火车。

卢西娜的钱花光了，只好找了个工作，她不想放弃努力。

可是两年过去了，直到她病倒，他还是没出现。

卢西娜在一年前已经放弃了寻找的希望，她渐渐和别人一样，想赚一些钱回家，如果可能，她也要盖房子，然后开一间小店，用她的小姐妹的话说，回去享福了。

这也是幸福，只是和卢西娜先前想象的幸福不一样了。

但两年后卢西娜的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。

有一天傍晚她的鼻孔突然流出血来。

她被诊断患上了白血病，此后她就不停地流血。

手一擦破皮血就止也止不住。

她在医院住了两个月，花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一万块，又花掉了工厂给她治病的一万块，在欠下医院几千元之后，卢西娜出了院，搬进了这个工棚。

她那个寻找他的梦破灭了，盖房子开店的梦也破灭了，她还有一个梦，治好病的梦，正在一点一点破灭。

虽然她被高烧折磨得糊里糊涂，但她心里还是知道的，没有人会帮她的忙。

因为没有人知道她，小小的卢西娜，在这个城市中，这样的人有几千几万个。

熟悉她的人也帮不了她，那些人自己连吃口饭都困难，他们游荡在劳务市场的人海中寻找漂萍一样的希望。

可是，对于一个青春正在含苞绽放的姑娘来说，卢西娜说什么也不愿意就此结束自己。

她找遍了这座城市的老乡，她熟悉的和不怎么熟悉的人，她认为自己平时对人那么好，帮助过那么多人，现在也一定会得到帮助的。

但自从她病倒之后，没有一个人来看过她，她打电话给他们，他们也只是寒暄几句，卢西娜想向他们借钱，她试图向他们证明自己的病有治好的可能，一旦治好她是有能力还钱的，她会像牛马一样干活，但没人相信，谁也不想借钱给她，况且他们也没什么钱，就算有钱也不想冒这个险。

卢西娜最后绝望了，她就等死了，放弃了一切希望。

只是她感到孤独，她想有人来看看她，和她说话，这样一切都会变得好些，但是没人来，熟人们叮

## &lt;&lt;新城路100号(上.下)&gt;&gt;

嘱她好好休息，说有空就来看她，但就是不来。

在卢西娜看来，嘱咐她好好休息，不啻于好好等死。

她知道那些人不来是怕她向他们借钱。

卢西娜后来一直说她的病治不好的，治也没用，不会向他们借钱。

只希望有人来工棚里看她一眼，但没人相信她的话。

她绝望了。

高烧使她浑身颤抖，她感到全身一点一点地变冷，在这之前，她的心已经冰冷。

她用很短的时间想了一下两年来的经历，开始诅咒上天的不公平。

且不说她这样一个本分的人，如何勤劳地干活，像牛马一样，没有白拿过人一分钱，总是帮助别人，却让她得了这个病。

当然，也许这并不是上天的意思，只是因为她干了那个活，一种制造防水胶鞋的工作，听说干这种活的人容易生病，但要她不干这个活是不可能的，她凭着年轻才找到这个工作。

要她放弃是做不到的，所以她不后悔。

她后悔的是待人诚恳、乐于帮助别人的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来看她，她捐出一百元帮过的生病的人，她救过的那个落水儿童的母亲，她还帮一个人找过她的丈夫，为此误了三天的工，现在，这些人一听她得了绝症，没有一个人敢出现了。

卢西娜的心像正在融化的冰，使整个屋子变得更加阴冷。

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陌生的冰冷的城市，她想起了那个长着石头一样肌肉的男人。

卢西娜开始诅咒爱情。

直到日影偏西，卢西娜开始变得沉默。

她觉得人就像日头一样，有升起也有落下，不认它不行。

一代过去又一代，都是命中注定。

随着天色渐渐落入沉寂的黑暗，卢西娜心中增长的不再是抱怨，而是恐惧。

她不知道将要去的是什么地方，有很多人去过，但从来没有人回头告诉她，那是一个什么地方。

既已对世上的人绝望而不留恋，却还有对将去的地方的无限恐惧。

卢西娜有时仿佛要窒息时，胸脯闷胀得几乎要炸开。

透不过气来时就想，死亡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，或者比这痛苦一百倍。

一想到这些，卢西娜心中孤独而悲凉，她多么希望还在世的人彼此相爱，互相安慰，因为死亡是可怕的。

一想到死亡，卢西娜立刻停止对人的诅咒，心中不但宽容了他们，甚至涌起一股纤细的对他们的爱。

卢西娜开始检讨自己在短暂的一生中做过多少对不起良心的事。

她前后想了一遍，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亏待别人的事。

小时候她帮助别人打猪草，把柴禾分给比她瘦小的人，有人在那片草地上放牛，她就把牛牵到另一边去。

她只能挑五十斤，却挑了七十斤。

她比那个大她三岁的哥哥还卖力干活。

卢西娜这么做，并不是图报答，因为她觉得应该这么做。

事情一临到，她连想都没想，就会这么做。

她觉得有些事情是不需要经过脑子去想的，她相信自古以来的人都是这么做的。

可是来到这个城市后，有些事情挫败了她的想法。

她一到车站，就被骗走了二十块钱，有个人说可以为她在广播上找人，拿走了二十块钱之后就不见了人影。

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快餐店端盘子的活，当她介绍一个老乡也来店里帮忙时，那个老乡为了自己能挤进去，对老板说她是个小偷，为此卢西娜立即丢了饭碗。

卢西娜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这样做，这样做了之后晚上睡不着觉的，说不定哪一天报应，阎王爷半夜来把她拖走就后悔来不及了。

卢西娜变得聪明起来，不再敢随便帮人，她不敢多管闲事，因为那样做不但没有好处，还可能惹上麻

## &lt;&lt;新城路100号(上.下)&gt;&gt;

烦。

但不久她就不再持守自己的诺言，她觉得那样很不好，没有朋友，而朋友总是要互相帮助的。鞋厂有一个女工割阑尾没有钱，她就帮了她一百块钱。

然后那个女工就成了她的朋友。

厂里订单多加班，是卢西娜组织工人三班倒，没有一个人闹加薪，老板对卢西娜很满意，所以治病才给了她一万元。

但一万元之后就没有下文了，不过卢西娜已经很满足了，她觉得生活就是生活，没什么可抱怨的。至于那个女工不来看她，那个被救孩子的母亲也不来看他，这也没什么，如果她们觉得良心过得去，就随他们去了。

就像一本书上说了，他站立或跌倒，自有他主人在。

他主人会管他，就不必卢西娜操心了。

但有一件事，像拨也拨不开的浓雾笼罩了卢西娜的心。

一想起那件事，卢西娜的信心就像装在一个筛子里的水漏光了，留下一片虚空。

只要一想到这事，卢西娜就觉得死亡是可怕的。

本来她可以清清白白死去，这样她会死得很平静也很快乐，甚至有一种解脱之感，但这件事让她不得解脱。

突如其来的白血病耗去了卢西娜的全部积蓄，病不但没治好，而且还有发展的可能。

她不愿这么年轻就死去，她身上还很有劲，刚出院时看上去去除脸有些白，并不像个生病的人。

但没有一家工厂要她了。

她也知道自己不能再干活，她一动就头晕，风一吹就发烧，她走在街上感觉自己随时有可能死去，所以她害怕倒地，一倒下就可能爬不起来。

刚出院的卢西娜甚至连住的地方也没有，她的哥哥去年为人修烟囱跌死了，她的父母死得更早，卢西娜是寄养在亲戚家长大的，所以没一个人能帮她的忙。

她的钱花光了，她在医院门口用剩下的一点钱吃了一碗粥摊上的稀粥，一边喝眼泪一边滴下来，掉到碗里。

好不容易有人给她打了个工棚，里面还有张床，是一个石匠回家过年留下的。

可是卢西娜身无分文，治病已经不敢奢望了，可至少得吃饭哪。

她觉得病死是有尊严的，饿死就没有尊严了。

可是卢西娜躺在工棚里无计可施，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弄到钱。

有的时候，人真的会毫无办法，现在的卢西娜就是这样。

她把熟人都想了一遍，已经借过钱给她的她不想再借，因为卢西娜明知自己的病是不可能治好的，也就是说她是永远还不了这笔钱的，即使她想还也没人请她干活，所以卢西娜不敢再借了，再借就等于欺骗她们。

工厂给了她一万元，已经是罕见的事。

她想到了没有开口借过的熟人，她其实也还不了这些钱，但这钱不用来治病，卢西娜不想在这病上浪费金钱了，但她至少得吃饭，她是因为要吃饭才向她们开口的。

但没一个人肯借钱给她。

那天，她手上只有二十块钱了，她算了一下，二十块钱够她生活两天，两天后卢西娜就要断炊了。

她知道没有人会来帮忙的，只有靠她自己了。

可是她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。

卢西娜的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。

她觉得自己先前就像刚成熟的番石榴，饱满、结实、香气扑鼻。

才过了不久，它就坏了，变质了，烂得一无是处，没人要她了，甚至连看一眼都不愿意。

她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有的四川人去偷，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人有时会走错路，偷儿并不是都好吃懒做。

但卢西娜是万万不可能去偷的。



<<新城路100号(上.下)>>

她想到了乞讨，蹲在路边，前面写一张纸，过路的人把钱扔到她面前的碗里。

这倒是一个轻省的方法，但卢西娜还是否决了它，在她看来，人是不应该乞讨的，因为别人是在可怜她，她觉得她并不可怜，只是患了病而已，人应该帮助她，就像她帮助那个割阑尾的女工一样，她并不可怜那个女工，是因为爱心，那个女工也没有向她乞讨。

所以，卢西娜不可能去乞讨。

她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可是她马上就面红耳赤。

就像同村的阿瑾那样，用身体赚钱，一次就有五百多块的收入，十次就有五千块，二十次就有一万块，够她住一个月的医院了。

可是卢西娜一想到这些，心就跳起来。

她骂着自己，把头钻进被窝。

她发誓自己就是死也不能干这种事。

可是仅仅过了一天，事情真的发生了。

当卢西娜把二十块钱彻底花光，真的连一分钱也没有时，她对前途感到恐怖起来。

她用剩下的半支口红涂了涂唇，看上去不像病人了。

然后她似乎连想都没想就来到饭店门口。

她好像不是原来那个卢西娜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

没人搭理她。

直到深夜十二点，还是没人理她。

这时有一个民工模样的人看了她一眼，卢西娜立即上前勾引他，说了很多她平时想也不敢想的话。

那个民工就这样被她半拉半拽拖到了工棚里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